



五代史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

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
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
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
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
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
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
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
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
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
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函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
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
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
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
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
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
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
租庸者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
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
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
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

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
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
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
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
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
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
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
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
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
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
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
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

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

之熱由是讒間愈人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
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
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
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
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
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
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
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
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
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
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
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

峩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
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峩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
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
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
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
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
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
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
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
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
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卽因

五
卷二十四
五
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

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

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卻而不白
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
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
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
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
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
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
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
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
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
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

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
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孜副供奉官烏昭遇
復使於鏐而孜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
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孜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
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
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
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
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
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
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
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
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

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誠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
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
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
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
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
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
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
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
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
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
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
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

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甯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鱗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鱗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鱗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

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
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
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
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爲重誨陰伺宮
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
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
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
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
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
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
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